

# 天子門戶

寨門少年成长为官商巨贾的传奇历程  
近代天津百年屈辱与荣耀的风云画卷

郁子立民 著

肆

卷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 HUA WEN YI CHUB SHE  
100133 TIANJIN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子门户: 4卷/郁子,立民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306-5924-3

I. ①天… II. ①郁… ②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80954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ish@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ish.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75 插页 16 字数 104 万字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套 每套定价: 138.00 元

## 前情提要

晚清的中国积贫积弱，朝廷财力匮乏，为补足国库亏空，慈禧决定大幅提升盐课，严重损害了广大盐商的利益，由此长芦盐商掀起盐务风潮，全力加以抵制，国内其他盐场纷纷响应，朝廷只好做出妥协。

清廷打算向洋人出卖津镇铁路，盛洪来在高参龙应良的激励下，采用股份集资的形式夺回了该铁路的承建权。不久，慈禧、光绪于一日内相继死亡，朝廷易主，当权的摄政王载沣强行将铁路收归国有，津镇铁路被迫下马，致使盛洪来血本无归负债累累。为摆脱危局，他再次经营军火，不料连遭日商和朝中宿仇陷害，险些丧命。

九死一生的盛洪来又遇到更为严峻的盐商洋债危机，他利用自己在朝野的各种关系，经过反复角逐，终于从洋商手中赎回了长芦所辖的六十一县盐票，并带头组建起“长芦公运”。此外，盛洪来大力整顿商会，使天津商界重新走上正轨。

清廷覆灭，遭受壬子兵变惨祸的天津卫进入了民国时代。盛洪来顺应潮流，积极开发精盐与纯碱，并冲破两淮盐商及盐务署洋会办的重重阻挠，将盐碱生意扩展至全国，成为津门首富。

与此同时，倒行逆施的袁世凯一命呜呼，北洋政府风雨飘摇，日本侵略军借欧战爆发之机占领了山东，因其肆意掠夺致使当地出现盐荒。长芦盐商全力援鲁，盛洪来又与亲家、山东督军李济安联手，用限制运盐之计狠狠惩治了日寇。之后，天津商会同仁在短时间内筹集到巨额资金，一举收回被日方强霸的山东盐场。

# 目录

天 · 子 · 门 · 户



前情提要 .....	001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23
第三章 .....	044
第四章 .....	065
第五章 .....	087
第六章 .....	108
第七章 .....	129
第八章 .....	150
第九章 .....	170
第十章 .....	190

第十一章 .....	211
第十二章 .....	233
第十三章 .....	255
第十四章 .....	276
第十五章 .....	298
尾声 .....	318

# 第一章

## 1

由高空俯瞰中原北部,发源于太行、燕山两大山脉的三百余条河流一并向东奔流,进入河北平原后,渐汇成子牙、大清、永定、南运、北运等数支干流,于三岔河口合为海河,下行一百五十里至大沽而入渤海。观其全貌好似一把巨型蒲扇,而横跨海河的天津卫恰处于它的扇柄,故有“九河下梢”之说。

“九河下梢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三道浮桥是指南运河上的“钞关浮桥”(俗称“北大关浮桥”、“北浮桥”)、北运河上的“窑洼浮桥”及东门外海河上的“盐关浮桥”(俗称“东浮桥”),两道关则为北大关、海河关。天津这地方,九河布阵,七十二沽连环。一边守着海,一边揽着河,一边是小桥流水绿野晴川渔舟唱晚杨柳垂堤,一边是碧水连云高海阔骇浪惊涛千里盐泽。

因临河近海,早在汉朝这一带的居民便以打鱼熬盐贩盐为生。武帝重视盐业生产,就在渤海郡章武县的大直沽设置盐官署,并钦命盐官坐收盐税。据说那个盐官横征暴敛鱼肉百姓。一夜,他梦见一自称“古水真君”的白须老人,手持金锤要取其性命。盐官惊醒后请术士解梦,术士道:“古水二字合为沽,此真君乃沽水水神,劝汝赎罪。”盐官听罢慌忙吩咐差役供起真君牌位并贴出告示,此地凡以“沽”字命名的村子即可免税。周围村民闻讯皆将村名改带一个“沽”字,这样便逐渐形

成了“七十二沽”。

后明成祖在此设立天津卫，九河下梢之地也常被唤作“津沽”。清代天津漕运大兴商贸日盛，城中心鼓楼之上曾高悬一副本土诗人梅小树有感于当时景胜所书对联：上联写“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下联配“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

作为土生土长的天津人，盛洪来尤其钟爱这副意境高远气势雄阔的对联，它不仅赞美了自己家乡的锦绣，更把祖祖辈辈生活在这方水土之上的天津人的豪迈铿锵张扬得淋漓尽致。所以，他不惜重金求津门第一书法家华世奎为其书写此联，精心装裱好后，高高挂在盛府的会客大厅。

写联的华世奎也为盐商世家，因排行老七，人称“华七爷”，曾任前清翰林、内阁阁丞、八旗官学教习，赏加二品顶戴，可谓官高位显荣耀一时。清初时原本规定不准商贾子弟科举做官，后因国力衰颓，大肆卖官鬻爵，这种老规矩便名存实亡。但华七爷的官职可不是花钱捐来的，他四岁开始家塾苦读，乃真正的饱学鸿儒。一手精湛的书艺也得自幼时勤习苦练，真草隶篆皆有造诣，尤长颜体楷书，笔法方正茂密，骨力开张，颇有馆阁之雄伟气魄。其时天津另有孟广慧、严修、赵元礼三大名作家，但公认华世奎位列第一。

近日，华北最大的商贸大楼“天津劝业场”即将落成。“劝业”一词本出自《史记·货殖列传》“各劝其业乐其事”，“劝”为劝勉鼓励之意，“业”则指农工商各业。此商厦主体五层，转角部高达七层，可容数百商户进驻售货，主体顶楼还设有天宫影院、天华景戏院、天纬球社、天露茶社等合称“八大天”的娱乐场所，其规模之大功能之全，足可与上海大世界媲美，故劝业场开业实为津门商界的空前盛事，那么主楼匾额由谁题写就显得尤其重要了。众股东皆以为此事非华世奎莫属，但那位老夫子嫌商厦地处法租界，又有高牧远等买办投资其中，便将求字者拒之门外，股东们只得烦劳商会会长盛洪来再去恳请。

这可不是件易办的事，华世奎向来孤高倔强、我行我素。清帝逊位

后,其感念皇室厚恩,虽为汉人却以遗老自居,并发誓终生不剪辫子。他要是不想给你写,搬座金山做润笔也没用。思虑再三,盛洪来只得借助同为盐商出身的书法大家严修之力。

严修便是那位创办南开中学的严范孙。他与华世奎是多年好友,二人如今正联络津门学识渊博之名流,准备成立一个学术团体“崇化学会”,其名是取西汉推行“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的幽古遗意,欲振兴国学来教化地方、激励才俊,会址选定东门里的文庙。文庙,又叫孔庙或夫子庙,是各地尊孔祭孔之地,也是地方官学所在。天津的文庙始建于明正统年间,清时又几番扩建,天津府、县的学馆并列于此,民国后便遭废弃。

盛洪来乘车来至庙门前,见绿草萋萋鸟雀盘桓,甚为荒凉。他绕过万仞宫墙,穿棂星门、大成门,至大成殿,再往东转,到了昔日的府学所在“明伦堂”。堂内外新近被打扫过,屋中坐着十几位六旬开外的老学究,正在说古论今高声阔谈。

但听严修叹道:“古语有云:治久必乱,乱久必治。高祖建汉、太宗兴唐、太祖立宋,皆承乱世,不出数载即天下大安。可民国成立十余载,却越发纷乱不堪,哪有治的迹象?”

华世奎道:“全因没了皇上,人心离散,世风日下,不可收拾。”

严修又道:“吾等小民无力挽救国运,只能尝试改良民风,所以办崇化学会大有必要。”

听着里面的谈话,盛洪来觉得时机正好,便让下人进去通报。老学究们忙起身相迎。众人相互见礼再次落座后,盛洪来道:“列位方才说到当下乱世,盛某也感触颇深,这年头多好的事也干着不痛快,大家都知道劝业场就要开业了,却想不到它要改名为法国商场吧?”

“为何?”不少人急问。

“是法国工部局的主意,洋毛子说商场既然设在租界内,当然这个名字更合适。”盛洪来绝非信口雌黄,租界当局确有此意。

“荒唐！”华世奎怒道，“洋夷欺人特甚，更名实是为愚弄吾华商。”

盛洪来道：“华七爷说得没错，那不等于替洋人忙活了吗？可股东们憊头工部局，万一人家再来逼迫，就只能就范了。”

华世奎气道：“我早说过，咱自家的买卖就不该开在租界里。”

“没办法，庚子、壬子两场兵乱，租界外的商户均遭灭顶之灾，谁还敢在北门外做买卖？”盛洪来接着道，“再说这两年法租界的高贸也确实繁荣，在那儿建商场肯定有钱赚。没听人讲：天津卫这几大租界是各有分工，英租界里金银流，意租界里藏巨头，法租界里开商场，日租界里搞阴谋。”

严修感慨道：“可惜在下偏好小楷行草，不擅径尺以上的榜书，否则就写一副匾额挂上去，来个先下手为强。”书法界都清楚，严范孙的字俊逸潇洒、妩媚多姿，但偏柔而少壮丽。

华世奎霍地起身道：“范孙公不必忧虑，颜体正楷乃老夫专长，这匾额就由华某来写。”

“能劳动华七爷，真是求之不得呀。”盛洪来喜道。

“小事一桩。”华世奎召唤门口自家仆人道，“拿我的酒壶来。”

盛洪来不解地问：“七爷写字前必定豪饮否？”

华世奎笑道：“看过《水浒》中武二郎醉打蒋门神吗？多喝一碗酒就多一分精神和力道。此明伦堂不缺文房四宝，独缺这份豪气。汝等准备纸笔，老夫一旁先饮上几口。”

大家叫来各自仆从，拼起几张八仙桌子，铺上宣纸，研好徽墨，精选了一杆大号的羊毫湖笔。而此刻的华世奎已将酒壶中的美酒喝去七八成，面色略带红润，嘴里还含着半口，气宇轩昂地走过来，提起大笔，刷刷刷，“天津劝业场”皆大有三尺的五个字一挥而就。墨迹未干，墨香盈然，只见字字庄重挺拔，苍劲浑厚，力透纸背。在场多为书法行家，见此旷世杰作，不由得啧啧称赞。

左侧落款盖印章后，华世奎吞下那半口酒，长长吐出畅然的醉意：“盛会长，拿去制成匾额，挂于大楼的中庭之上，有华某这几个字在，看

洋夷还敢逼商厦更名否。”

盛洪来鼓掌赞道：“华七爷，津门第一商厦若无您的墨宝，定会减色三分哪。”

在场学究们频频点头，但也有多心人暗想：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盛洪来如此美誉华七爷，一旁的范孙公听着恐怕不大舒服。其实这位还真多虑了，此番“智激华世奎”本就是盛洪来与严修事先合计的，且严修其人始终以办教育为己任，压根儿没想过在书法上与谁一较高低。

经盛洪来一再恳求，最终华世奎接受了商场股东的润笔，但又感慨道：“想老夫也曾官居二品，如今沦落到靠卖字挣钱，还是有皇上的时候好啊。”

旁边同样留辫子的一老者道：“可不，如今天津卫再也算不得天子门户喽。”

盛洪来道：“在下则以为，天津依然可称天子之门户。只是此天子非彼天子，不再单指那个龙椅上的小皇帝，北京仍是整个民国政府的中心嘛。”

“这话说得对。”严修补充道，“北京方圆均自称天子脚下，天津卫当然为不折不扣的天子门户是也。”

大伙儿聊得正热闹，却见宗飞疾步奔到门前，冲屋中咳了一声，盛洪来估摸定有要事，忙来至堂外低声询问，方知小儿子盛明宇刚刚闯了大祸。

## 2

民国初，法租界的商业街和南市的三不管，为当时天津最繁华的两处闹区。与高楼林立的商业街不同，三不管内多为中式商铺和大片露天卖场，吃开口饭的江湖人氏都在此搭棚落摊卖艺为生。曾有时评这么对比说：商业街为富人的天堂，三不管乃平民的乐园。

此外，三不管还兼有特殊一景，那就是生意火暴的妓院、赌场和烟

馆,既分布密集又混杂无序。这种龌龊埋汰的角落,常引得进步人士口诛笔伐,而规矩百姓则唯恐避之不及。大凡在新式学堂读过书的青年,就是真到南市一带去溜达,也绝不靠近那几条淫毒的街巷。

可说来也奇,盛明宇最近一段日子格外透着邪行,暑假期间,他更是三天两头地光顾三不管,身边还带着一胖一瘦两个同伴。胖的是范神叨的儿子范海生,瘦的为龙应良的独子龙兴塘。

范海生比盛明宇大三岁,个儿也高出一头,但脑瓜却不大灵光,凡事依赖明宇,自己心甘情愿当条跟屁虫。明宇出门也总是带上他,除了听话,海生还颇有膀子傻力气,与外人打起架来绝吃不了亏。

龙兴塘却截然不同,他虽常到盛家来玩,却并不为找明宇,明眼人瞧得出,他喜欢上了盛家二女儿明悦。盛明悦并不反感龙兴塘,加之一再表示要退掉李家的婚约,龙兴塘觉得自己大有希望。然而近来明悦与未婚夫李元斌两情相悦,好得如胶似漆,估计大学一毕业立马就会结婚。

“失恋”了的龙兴塘万分痛楚,学业前程全放弃不顾,整天逃课,还学会了抽烟喝酒。老来得子的龙应良见儿子如此自暴自弃,既气愤又无奈。龙兴塘仍老是往盛府跑,想多看几眼明悦,但明显觉出姑娘对自己的冷淡和疏远。心绪失落的龙兴塘只好与盛明宇为伍,却发现这位盛三少总能找到些新鲜刺激的事,正好能消解自己眼下的空虚苦闷,于是渐渐与盛明宇形影不离。

几大租界早就玩腻了,盛明宇便提议去逛三不管,他指令出行时都得穿着学生服,这三身黑色装束在南市熙攘的人流中显得格外扎眼。

眼看临近春幸大街,龙兴塘忙道:“咱那边走吧?前头可是妓院。”

“不就是窑子吗?进去开开眼又有何妨?”明宇满不在乎。

“要不,就只看个新鲜打个茶围,底下的事坚决不做。”龙兴塘也是无聊之极,就勉强同意了。

春幸大街上最大的院落自然是醉春宵了,如今非但加高了门楼,

还赶时髦地安装了七彩的霓虹灯。见此情景,明宇不禁亢奋起来,咧嘴笑道:“社会真是进步啦,连窑子都使上了洋玩意儿,这可是个老字号,应当进去瞻仰瞻仰。”

正说着,从妓院出来一人,周身纺绸裤褂,脑袋下宽上窄,活赛一鸭梨。明宇瞅着有些眼熟,没及开口,鸭梨脑袋抢先叫道:“您是盛家三少爷吧?小的在贤来轩见过您。”

明宇立时记起,自己偶尔去了几次父亲当初做伙计的茶楼,确曾碰见过此人,他便是醉春宵老鸨汪酸梅的侄子,外号“汪大梨”。汪酸梅死后,妓院就继承到他的手里。

就在刚才,汪大梨听手下窑伙讲门口来了几个大学生,他担心是来捣乱的,就慌忙奔出来,万没想到为首的学生竟是盛洪来的三公子。

明宇对汪大梨道:“你来得正好。咱对那些乌七八糟的玩意儿不感兴趣,这儿有没有上乘点儿的货色?”

“您还真来着了,新近刚红了一个小翠花,不光长得水灵,还天生一副好嗓子,落子唱得盖压津门。”

“那好啊,咱就去听上一段。”

明宇三人被请到一间敞亮的厅堂内,也就是当年载振听万样娇弹琵琶曲的地方。如今这里已被改装得像个落子馆,六张八仙桌构成一弧形,围着四尺见方的小台子。其时堂内已坐了二十几个嫖客,正用怪异的眼神打量刚进来的仨学生。

汪大梨见状,忙要为那三人单设套雅座,明宇拦住后问他:“今儿要唱个嘛?”

“当然是《老妈开唠》喽。”看三人都不懂,汪大梨便解释道:这一出又叫《傻柱子接媳妇》,是落子里的名戏,说有个老坦儿<sup>①</sup>傻柱子,赶上村里遭了水灾,他媳妇就只得到城里给阔人当老妈子,后来收成好了,傻

---

① 老坦儿:对乡下人轻蔑的称呼。

柱子又接小老妈回家。因为唱里加了唢呐牌子,显得特别欢快热闹,客人们大都喜欢听。“不过,咱这儿只唱小老妈一折,没那个傻柱子,就为展现一下小翠花的相貌才艺。”

说话间,台上的板胡、笛子、唢呐等家伙什儿都响了起来,跟着有女子在帘后脆生的一嗓子:“小老妈在上房打扫尘土吧您哪。”台下嫖客一阵叫好。

明宇先前并未听过落子,感觉腔调倒也中听,只是被那人唱得有些忸怩。

接着又是一句“扫完东屋扫西屋,再扫套间屋里呀”,小翠花随之打软帘迈碎步来至台前。她上下一套水绿色衣裙,身材娇小玲珑,确有几分姿色,但也算不得如何出众,只是那双似睁非睁的媚眼,透着撩人的风骚,足以让台下的轻浮子弟淫心摇曳。正当嫖客们鼓掌吹哨兴奋异常之时,却听有人大喊了声“嘭”,众人不禁愕然,侧脸看去,喝倒彩的竟是仨学生中最瘦小的那个。小翠花立时面带不悦。

汪大梨忙近前问:“三少爷,您这是?”

明宇撇撇嘴道:“听说醉春宵以前净出沈英、万样娇这等绝色尤物,到了你这儿怎么就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呢?就这么个小骚狐狸有嘛好的?还敢充头牌来糊弄你小爷。”

范海生帮腔道:“就是,这嗓子这身段比我小妈差着百倍都不止。”

龙兴塘则道:“算啦,没啥意思,咱们走吧。”

说着仨人就都站起身来。

“您们哪儿去?”汪大梨追问。

“这也归你管?”明宇道。

汪大梨不知明宇此番是专门找茬儿惹事来的,心里好生恼怒,但慑于盛家的财势,只得强压火气道:“不归不归,只是您了还没给——”

“梅兰芳的戏,小爷觉着不受用都能退票。就这种破玩意儿还要钱?”

天津卫的女人最受不得的就是当面被人扒毗,闻听盛明宇之言,

小翠花把腰一叉，抛出了成串儿骂人的话：“瞧你那倒霉德行，也不撒泡尿照照！穿得人模狗样却满嘴喷大粪。想欺负本姑奶奶，没门儿！有本事别走，一会儿我五哥就来，看不搥死你。”

汪大梨一跺脚，暗怪自己方才没把明宇的身份告诉小翠花。

“呦，是嘛。”明宇装傻地一屁股又坐回原位，“这好办，小爷还就不走了，倒要看看你那五哥是何方神圣？”

小翠花也不示弱：“你小子是活腻歪了！”

“闭嘴！”汪大梨先喝住小翠花，继而躬身向明宇道，“三少爷，您别跟个贱货真置气，钱小的不收了，您走您的，改日我请您喝酒。”

明宇斜了汪大梨一眼：“你往外轰我，怕我碰见她五哥？”

汪大梨低声道：“什么五哥，还不是姚五魁。”

“谁？”

明宇其实是在装傻，他心里很清楚，这个姚五魁是津门黑帮老大催命鬼的铁杆，当初就是他带人扮成饭店伙计害了常敢子，随后又依仗催命鬼的势力很快成为黑道上的一霸。醉春宵被催命鬼掌控后，姚五魁每月来此收取保护费。小翠花施展媚惑勾引住了他，而姚五魁便将其一手捧红。小翠花自以为有了大靠山，常跟客人使刁耍蛮。今天正是姚五魁收钱的日子，自觉受辱的她就想借这位五哥替自己撑腰出气。

明宇心想：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今儿既然闹事就得给他闹个大的。于是扯脖子吵嚷道：“这条催命鬼的狗，当年在珍馐楼不知砍了我二大爷多少刀。小爷正想找他算账呢，待会儿看我怎么收拾这浑蛋……”

明宇叫声未落，厅门口已站定数条壮汉，居中一人黑绸上衣，紫色灯笼裤，足蹬绣花鞋，长得饼子脸、塌鼻梁、大奔儿头，正是姚五魁。明宇方才的话，他听了满耳朵，不由怒道：“小子，出来，五爷倒要看看你怎么个动静。”

明宇三人忙转身站起，龙兴塘紧张得直攥拳头，而范海生则将靠背椅抄在手里。

这时却听小翠花在台上嚷道：“五哥，这小子明着就欺负我，不能饶了他！”

姚五魁更来火了，也没搞清对面的年轻人是谁，就直扑过来。明宇反手抓起个茶盅便砸，姚五魁闪头躲过：“妈的，胆大了你！”立时抽出袖口里的匕首。

明宇毫无惧色，冷笑道：“哟嚯，还敢亮刀？那你瞅瞅这个是嘛。”说着伸手从腰后拽出把幽蓝瓦亮的左轮手枪。

### 3

姚五魁还没见过有学生带枪的，以为盛明宇手里的不过是件玩具，便不屑地道：“妈的，拿个小孩玩意儿吓唬谁？”

“看你就一土老鳖。知道吗？这是正宗美国造柯尔特 M1917 左轮手枪，是我姐夫李元斌送的。要不要在你身上钻个眼儿试试？”明宇摆动着手枪道。

姚五魁听对方的口气满大，不太像在诈自己，心里多少有点儿含糊。

此刻惊魂稍定的汪大梨叫道：“都别动手！五爷，他可是盛会长的三少爷！”

得知盛明宇的身份，姚五魁更“叠了”，直挺的匕首便要垂下来。

偏偏不知深浅的小翠花从旁激火道：“敢情五爷也有尿的时候，一个破学生就给吓耷拉大爪啦？这要传出去，街面你还混吗？”

姚五魁听后脸一红，又拔起胸脯道：“小子，别以为你老爹怎么地，没人尿他那一壶。”

明宇笑道：“还行。你主子催命鬼的老爹不是被‘骗’的吗，今儿小爷也把你变成一太监。”

“我借你俩胆！”姚五魁犯了混混儿性，提刀往上就蹿。

明宇抬手“啪”的就是一枪，姚五魁应声倒地。

“杀人啦！”小翠花惊叫道。明宇把冒着烟的枪口朝她一晃，吓得她

抱着脑袋就逃进后台。汪大梨一旁光剩哆嗦了，暗道：这活祖宗怎么瞪眼就宰活人哪？

姚五魁的那帮手下不敢跟明宇动手，忙过去把主子架起，见其裆下湿了一大片，心想：盛三少好厉害的枪法，真就把五爷命根子给打没了？这得赶紧抢救啊。于是架起姚五魁就往醉春宵外面跑。

可刚一出门，有个混混儿就疑道：“哪儿来的臊味？”另一个低头仔细观看，见姚五魁的紫红灯笼裤上根本没枪眼儿，便提鼻子使劲儿闻了闻，气道：“妈的，哪儿中枪啦？这不尿了吗？”

就这么一折腾，姚五魁缓了过来。方才他万没料到盛明宇敢开枪，且距离那么近，自认必死无疑，当即吓昏过去，不自知地尿了一裤裆。等一醒过来，他可不干了。吓尿裤那是混混儿最裁面的事儿，以后谁还会拿你当爷看？姚五魁站直身，先给那几个小混混儿一人一嘴巴：“架我出来干嘛？跟那小王八蛋豁个儿去呀！”

“人家手中有枪，刚才没打着是走运，下把打准了咋办？”

“没用的废物！多叫点儿人来，吓不死他！”姚五魁骂完手下，又转脸冲醉春宵跳脚大叫，“盛小三儿，有本事别跑！五爷一会儿把你屎蛋捏出来！”

院里面的汪大梨听着直抖手：“三少爷，您可惹祸了，大半拉南市的混混儿都听他的。”

明宇一笑：“怕他？这有电话吧？”汪大梨点点头。明宇对龙兴塘道：“给警察局和我家各去一电。海生哥，拿一大家伙，跟我出去。”范海生忙趑摸到一顶门杠擎在手里。

盛、范二人并排走出醉春宵，却见春幸大街两头已聚了数十号青皮混混儿，姚五魁变得底气十足，跨前一步道：“小子，怕了吧？立马给五爷跪下，连磕仨响头，再从爷的裆下爬过去，爷就饶你一条小命。”

“哼，你裤裆还没干吧？刚才是小爷手下留情，往地上打了一枪，这回可不客气了，再不让你的人滚蛋，我就掀了你脑盖儿！”

“我看你枪里能有几颗子弹，弟兄们上！”姚五魁一挥手，近百名混

混儿齐拥了过来。

“啪！”明宇朝天放了一枪，众混混儿不由得都收住了脚步。

明宇把眼一瞪：“攒鸡毛凑胆子，跑这儿唬人来了。你们这群不长眼的东西听着，小爷就是盛明宇，商会会长盛洪来是我老爹，警察厅厅长张敬臣是我老婶的娘家哥，山东督军李济安是我亲爹，吉林督军彭万亭是我二姨夫，财政总长关希惠是我老丈杆子，谁敢动小爷一根汗毛，灭他九族！”说着又冲天放了一枪。

这下混混儿们都给镇住了。明宇用左手一指姚五魁：“敢过来单挑吗？别让手下人替你挡子弹。”姚五魁蹭了蹭鞋底，也没敢动窝。

双方僵持了一阵，忽听街外警笛声嘶鸣，东区分局那位满口黄牙的局长率领一队巡警赶了过来……

待盛洪来赶到醉春宵时，明宇三人与姚五魁都被带到了分局。黄牙局长清楚双方都有不小的背景，哪头也不愿得罪，幸好无人死伤，算不得什么大案，就分别轻描淡写地训了两句，之后便将案子草草了结。

不过社会舆论却对此事大加渲染，闹得沸沸扬扬，特别是那些爱搞绯闻的小报更是津津乐道，还凭空杜撰说：盛明宇和姚五魁是为小翠花争风吃醋才大打出手的。这一演绎倒把个小翠花扇呼成了津门名妓，从此大红大紫起来。

姚五魁觉着自己栽了跟头，便恳求老大替自己拔创。而催命鬼则怀疑这是盛、常两家在抓茬儿复仇，便布下人马打算应战。但很快发现事态并非他想的那么严重，盛洪来照常做生意，常英杰也依旧眯在租界里不露头，倒是张敬臣把他叫到警察厅，一顿呵斥：“你小子也太张牙舞爪了吧，以为盛老板真会跟你这号人计较？明白地告诉你，盛家可不是常家，人家不光有钱，军政两面都有朋友，我也是他家亲戚，你手下不管是谁胆敢碰一下盛明宇，张某人保证让你们在天津卫绝苗断根！”

光棍不斗势力，张厅长态度如此强硬，催命鬼也只得偃旗息鼓了。